

黃春明說了些什麼？

李瑞騰

• 我們的知識份子扼殺了陳達 •

一次偶然的機會認識了小說家黃春明，突然發生請他上華岡演講或座談的意念，沒想到他一口氣便答應下來。於是請華岡寫作社和大學文藝的朋友去精心設計一個別開生面的座談，題目的是「藝文夜譚」，主要是談小說、話民謠。

我在大學讀的是中國文學，在研究所專攻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對於黃春明的小說自是耳熟能詳，有機會聽他現身說法，覺是一件愉快的事，見他談笑風生，說到有不平處，是慷慨激昂。關於民謠，猶記他憤憤地說：

「我們的知識分子扼殺了陳達！」

初時以為這是妖言惑眾，待聽他解釋且仔細思索，才知這絕非危言，原來生活平靜且是怡然自得的老民謠歌手陳達，如今不得安寧，爲了滿足都會知識份子的需求，南北奔波，這不打緊，重要的是他已逐漸脫離出生的鄉村，思及此不禁想要高喊一聲：還陳達自由！

君不見老畫家洪通，如果這次第只是一陣民謠風，陳達老先生亦難免是踏着洪通的後塵，蕭條晚年望秋風！君不聞黃春明曾經如是說：「社會上不平的事太多了！」凡物不平則鳴，如果有一天，陳達亦成了那被屈辱的一羣中人，黃春明還會說些什麼呢？

「我們的民間至少有二十位陳達」，黃春明說這話時心情是何其沉重！無可否認，對於鄉土文化的認同是一種必然的普遍傾向，只是面對着眼前呈顯的諸現象，我們不能不思考，在認同的態度和方法上是否有重新調整的必要？難道我們願意擁有的只是被視為明星似的陳達？難道我們不想聽到更多更動人的聲音？

黃春明一場精彩演出之後，再度取閱遠流出版社的「鄉土組曲」，凝神審視封面上神情肅穆的老陳達（我看的是第三版）、見那被歲月扭曲過後的面龐，想像他手持月琴來回着趕場子似的奔波，不由得心中一陣黯然！

• 「民謠札記」 •

黃春明的「民謠札記」披露報端時，沒有細心去讀，直到見過黃春明之後取而逐字點讀（收錄在「鄉土組曲」中），覺得這些札記都像是一則一則親切令人感動的故事。它們之所以感人，主要是由於其中所透露出的真摯性，一種發自人性底層的關心，正和他所有的小說踩著同一步調。

可是，從王榮文在民謠組曲再出版的話中所說，「而做為本書最大特色的民謠札記，最惹人注目，也最引起爭論」看來，黃春明的一套說詞必是遭受不少攻擊，我沒去考察那些反對者的意見，無法為黃春明辯護，在這裏我想說的是，無論如何黃春明的說法是值得一思再

思的。

民謠的工作可類分爲兩大部門，一是採集，和古代所謂「採詩」在執行上是相同的；一是研究，包括「詞」的研究（屬於民謠的文學研究）、「曲」的研究（屬於民謠的音樂研究），黃春明的「民謠札記」是屬於前者，其中有內在研究如「民謠的歌詞」，有外緣研究如「丟丟銅仔」、「思想起」的背景探測，雖然並不是一部嚴肅完整的學術論著，但是他的態度是誠懇嚴肅的。

他「爲了期待我們的新的聲音」而寫下這些札記，在他的觀念裏，「鄉土組曲」所收錄的歌謠都是「老調」，「凡是老舊的聲音都讓它靜止下來」吧！從這觀念出發，他對於我們的文化人在迎抗衝擊而來的西洋文化所採取的態度和方法提出問難，將迎抗的行爲比喻成「像迎神賽會、獅陣、宋江陣吹吹鼓遊街」，這是何等令人痛心，黃春明是希望，讓那些「感傷的脚步走向黑暗」去吧。

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究竟什麼樣才是新的聲音？「一個四歲大的小女孩子，學者女歌星騷頭弄姿，大搖屁股，唱『今夜不讓你走』，朋友，這是新的聲音嗎？」黃春明的慨嘆何嘗不也是我們所焦慮的。「所謂新的聲音即是新的內容才對吧」，但是新的內容又該是何模樣呢？「以後再也不會有新的民謠產生了」，如果這是必然律則，那麼我們的聲音呢？黃春明並沒有說明，也許他也無法知道，那麼就請我們的民謠專家、音樂家和詩人共同來回答這個問題吧！

本期稿擠，「西洋新書評介」暫停一期。

——本刊編委